



身为传统曲艺人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琴书代表性传承人,姚忠贤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参与到歌剧表演中去。1月初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歌剧节上,民族歌剧《檀香刑》一亮相,便引起广泛关注。在剧中山东琴书要单独登台表演,负责说唱每一幕的故事内容和人物环境,戏份相当吃重,这个担子只有姚忠贤才能够担得起。从艺六十多年,为了这部剧,姚忠贤还在像学生一样钻研琢磨,“我真的感到了艺无止境,确实是活到老、学到老。”

首批国家级非遗山东琴书传承人姚忠贤: 没有年轻观众,琴书咋有活力



本报记者 刘雨涵

带着琴书登上歌剧舞台 技艺又精进了一步

在根据诺奖得主莫言长篇小说改编的民族歌剧《檀香刑》中,中国传统曲艺山东琴书与西方歌剧融合、碰撞而呈现。这部剧今年1月初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歌剧节,一经亮相便引起广泛关注。有专家称,“将歌剧与山东琴书结合在一起,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尝试,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,都在其中得到了共生。”

在剧中,作为串场的山东琴书要单独登台表演,戏份相当重,这个担子只有姚忠贤才能担得起。作为山东琴书传承人,这种表演体验对姚忠贤来说也是头一遭,首次加入到歌剧表演中,他如履薄冰,生怕因自己而造成纰漏。“这部剧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,整场演出阵容达到二三百人,而我要一个人单独上场7次,负责说唱每一幕的故事内容和人物环境,我也怕担不起这个担子,影响剧目质量。”不过,不服输的姚忠贤又从头在表演、唱腔方面推敲琢磨山东琴书。“这个故事是个悲剧,与琴书诙谐幽默的风格有很大不同,如何在不欢快的现场抓住观众,我反复琢磨这个度,对每一字、每一句的设计都要细细推敲。”姚忠贤在表演中还要自拉自唱,这在过去也是没有的,“以前顾得了拉就顾不了唱,顾得了唱就顾不了拉,我都快八十岁的人了,还要继续学习。”

尽管过程艰难,但姚忠贤始终抱着一个信念,“我要让奔着来听歌剧的观众被山东琴书的魅力击中。”通过《檀香刑》的演出,姚忠贤感到自己的琴书技艺又精进了一步,“这比什么都让我感到高兴!”

痴迷琴书 即便失意仍不忘初心

回顾自己的从艺路,姚忠贤形容是“坎坎坷坷、风风雨雨、起起伏伏”,他没想到当年只是为了“混口饭吃”的手艺,竟然成为自己的第二生命。“我小时候家庭生活困难,身体不好,父亲看我下力不行、眼睛也不行,就想让我早点出去,学点本事混口饭吃。”1955年,姚忠贤拜入北路山东琴书创始人邓九如门下,成为唯一

的“门里徒”。“我一直与老师形影不离,吃住都在老师家,老师走一步我跟一步,听的、见的多了,学习起东西来基础打得牢。”

刻苦勤劳,又有几分天资,姚忠贤短短几个月就入了山东琴书的门,可以跟着老师登台演出了。“那时在小书场演出,常听书的观众都拿我当自家孩子,唱错了也不要紧,很谅解。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”到了1956年底,姚忠贤又跟着老师进入了济南市曲艺工作队(济南市曲艺团前身),“到了剧团表演有了舞台、音响,上台需要换服装、化妆,每天都要练功学习,按时上班下班,一切都正规起来。”姚忠贤时常跟随剧团上山下乡演出,挑担子,推车子,打着煤油汽灯,一走好几十里地,“那时我们的思想很单纯,不问报酬,只要能演出就很带劲儿!”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剧团解散了,姚忠贤被分配到长途汽车站,进入了宣传队。“那时我在候车室演出,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,在发车前用琴书来宣传毛泽东思想。这种表演不受约束,与观众零距离接触,而且深入生活之中,我唱得更加自如了,那几年我的琴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”

1977年剧团恢复,姚忠贤再度回到专业队伍中来,而这时他的思想与过去又不一样了,他想肩负起恢复北路琴书的责任。“当时每次汇演,都是南路、东路琴书在台上唱,没有北路琴书的身影。我老师一生就教了我一个徒弟,我不能让北路琴书从我这儿消失。”于是姚忠贤招收学生加紧传授,恨不能让学生一天之内就学会了。他带着学生首次参加汇演,就夺得了一等奖。“北路琴书又展现在观众面前,我没给老师的丢脸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影视歌舞等流行文化开始兴起,传统曲艺受到了极大冲击,剧团也改成了承包制。“没人跟我争琴书了,都唱歌跳舞去了,这时只有我还在坚持。但是改成承包之后人家不要我了,我就撂下狠话说,你今天用土把我埋起来,早晚有扒我的那天!”没有人听,姚忠贤就找外地人帮唱;没有场地练习,他就躲在衣橱里、骑在车子上练习,“当时真是和着了魔一样,好多人都说我快神经了。”不疯魔不成活,一直没有放弃山东琴书的姚忠贤终于等来了趵突泉

这个曲艺演出阵地。1985年,文联等单位召集起济南曲艺家在趵突泉表演,每天两三场演出,姚忠贤一演就是十年。“是趵突泉把山东琴书救起来了,没有趵突泉,没有我的坚持,山东琴书现在就没有了。”趵突泉的游客来自全世界,观众的鼓励给了姚忠贤莫大的信心。

变革求新 一个曲种三个牡丹奖

不仅要让老观众喜欢山东琴书,姚忠贤还想让年轻人也爱上它。“没有年轻观众,这种艺术也就没有生命力了,慢慢就完了。”于是,姚忠贤选择到山东轻工学院的大礼堂去表演,看看琴书到底能不能感染年轻人。“学生不爱听可能就会轰你下去。当时我一唱下面就开始躁动,我很害怕,以为学生们要轰我下台了,结果仔细一听,他们是在热烈鼓掌。我唱一句,台下就一阵掌声,这场演出给我增加了好大的信心。”

姚忠贤认为,艺术一定要与时俱进,不断创新。“不要觉得老东西就是好的,琴书在三百年前肯定不是现在这样,这都是老艺人们不断改进的结果,你硬停留在过去肯定不行。”于是姚忠贤对琴书精简内容、加快节奏,更适合当下观众的审美。“过去,一段琴书要唱二十多分钟,因为那时要敛钱,二分钱一段,唱短了观众不干。我在不影响故事内容的基础上将每一个节目掐到十来分钟,节奏更明快。”为了消除年轻观众对琴书的距离感,他甚至还在表演中加入了《青藏高原》《月亮之上》等流行歌曲的元素。“这样年轻人听着更亲近。”

姚忠贤凭借着对山东琴书的这份执着,在2000年拿到了第一届中国曲艺最高奖“牡丹奖”,但比奖项更让他高兴的是,他的学生杨珀和罗晓静也都夺取了“牡丹奖”。师徒仨“牡丹奖”,这让姚忠贤感到自己尽到了传承人的责任。

回想自己坎坷的从艺路,再看看当下传统曲艺不景气的普遍状况,山东琴书能继续活跃在舞台上,这让姚忠贤倍感欣慰,更觉得使命压身。“我们山东琴书要走在前头,不能失落。艺术绝对是无止境的,你怎样去研究它,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。”



齐鲁壹点

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扫码订阅
壹点号属媒你观看。